



同治年修

蒙城縣志

本衙署檢

序

志猶史也而實與史異昔曾南豐論墓志銘曰史必善惡兼書銘則有善而無惡若其人之無善則無可銘銘然志何獨不然故凡一邑之德行道藝賢士大夫之文章才人之技藝與夫山川風俗概皆表其奇異甚且疆域異代異地之人以為己有其體然也然而彰善之中實寓瘁惡之意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身後之名善者登人人與附驥之思惡者否人人勉內修之有志可苟焉而已耶而修太平之志易修離亂之志難太平之志不通景物風俗天苑仕進諸端涉浮誇宏何損若夫離亂之後則志臣存子節士烈壯士之裹尸巾幗之斬臂其捐軀守義殺身成仁雖匹夫匹

楚雄府志

卷之

一

婦要皆天地正氣出於至性均有關於綱常名教之大必須言之鑿鑿炳若日星毫髮不容含混然後傳之可久俾後之讀者怦怦為感發而興起斯足為世道人心之助但去亂日久則採訪不備近又易詳而難實親故凡辭多溢疎遺也辭多畧嫌隙也辭或誣遠則公論出近以私情掩也故須採訪得人而又徵之以輿論研之以精心庶足以招來茲而稱信史考據文章次焉者矣予於丁卯代蒙見其氏風慙而強勁士習質樸而果毅比及三年幸安於拙拙訪徃歲戢守事宜知節義武功不可勝計竊恐久而湮沒擬彙錄焉而未暇會署中丞吳公奉諄修江而省志

命下

通飭郡縣

炳清

奉札仰見

聖天

子錄忠錄孝之典

大憲闡幽揚善之忱至極至矣不謹在選詞章羅典故乃搜舊乘而煨燼
之必蕩然無存僅獲蠹餘持什一耳又無可徵惟求之祿乃延縉紳學校
廣為採求而取端勗學者之言以為信閱歲而梗概具遂會學博石君與
一二幕友考核詳審而筆削焉又閱歲而及大綱細目釐然有序列為十
目遵札式也錄舊志多空白從闕文也死節義者分七等大死生而權輕
也其經史之淵源引證之宏博或有未及而事必實語必確無苟於古或
有苟於今矣吁蒙亦斗邑耳人物仕宦績藝文較諸通都大邑不無稍
遜惟兵事節義兩端則物物然生氣溢於紙上展閱之下如大河之鋒不
楚雄府志

卷之

二

敢正視江南詭亂之篇當以蒙為最矣然則志雖與史異而異日輟軒採
之亦史臣之一助也是為序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二月上浣

候補知府代理蒙城縣知縣河內李炳濤撰文

序

邑侯李秋槎先生以英敏之才膺 各憲委任之重蒞政餘聞創修邑乘以應空之採擇書既成命予檢校予得受而讀之而竊有感焉方粵匪猖獗之際苗稔乘間竊發盤踞攻擊於蒙而百姓從風披靡轉徙流離鋒敵填溝壑者不知凡幾幸賴

謀勝算天日重輝粵匪以次殄滅夫兵卒得援蒙以蕞爾孤城苗逆連營百餘壘晝夜環攻必欲滅此而後已而蒙邑之民卒能固守孤城出萬死一生之力與賊抗衡扼其要害阻其狂撓又復置民糧絕三月有餘陷苗牛馬驛驟既食草木皮革卒至羅雀捕鼠易子析骸終無喻志以俟

楚雄府志

卷之

三

大兵蓋其有感於我

蒙二百餘年深仁厚澤淪膚洽髓以至於斯也同治二年三月苗逆圍蒙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國

廟

部帥師臨城厥渠魁協從周治而閭閻之凋殘甚矣 大憲於是棟樑庶

能之吏來蒞斯蒙侯下車伊始親訪疾苦遍歷村墟勞之來之匡之真之

輔之翼之古之人所謂父母斯民者其存焉歟而侯猶懇懇然不敢自足

也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兄言友與弟言恭其更嚴以行惠敏以濟明救

時之政固所應然與及至治蒙之五年民之困者已甦疫者已旅而向之

社金革好鬥狠者亦漸近敦龐侯之政可以告厥成矣於是闕存亳州之

命蒙人莫不思所以留候而又存不獲留者予親觀善政之美備復睹已
乘之策陳得援游夏為成例不敢贊一詞耳嗟乎蒙當兵燹之後焚燬蹂
躪較他邑為尤甚網羅文獻幾歎無徵然而奇人杰士見諸史冊固存不
可磨滅者存也盤庚遷於殷墟北蒙北蒙即蒙由久舊矣周有漆園史南
華一書筆妙千古漢有山桑侯王常劉氏為真主宋有武烈王西瓊從
太祖於行間瓊曾孫女宣仁皇后史稱其進君子遠小人元祐之治與嘉
祐比隆世中堯舜夫何愧焉今之蒙猶是古之蒙也今蒙之道猶是古蒙
之道也殷民兩質其風不猶可見與候之政已成書已竣得以宣其化於
毫之舊郭而序以坐因吳禮不得時道乾以觀有德化惠之敷亦惟守茲
楚雄府志

卷之

四

成書報閱自誤以無忘古先比羽之道意云爾是為序

大清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二月工況

署蒙城縣教諭宿松石廷樞撰

原序一

邑之存志猶國之有史匪細故也余每於泰福之後途泚車中展蒙之邑
志而覽之見夫志之成也距今七十餘年矣無補後此之人事非所及載
即當日之炳炳烺烺者亦半存半湮豈曾亥豕之不可稽矣夫志猶火也
不傳則熄熄之既久雖存薪焉不可傳矣此志之修舉所以不容一日緩
也夫蒙之廢而不能修舉者蓋正一志乎野存石田不能闢也郊存飛鴻

不能集也。留有三星不能去也。輪蹄盡千家之血不能理也。鼠雀殘萬戶之煙不能戢也。且才短不堪達，志改拙難以悅人。渾忘士紳之協我威文，曲從難殷而焦爛之不能也。不知編戶之物同毛裡，樽俎難力而解推之不能也。既統焉地瘠而感之以恤，怯紛而齊之以威。才不足而補之以勤，民不足而掩之以公。亦拮据而不足，故通之不暇也。莫敢以窮困之御，輕嘗試於邑。乘乎雖然，有官守者一事未舉，即日黜官。况明知夫志之歲久而荒，將漸不可考焉。而猶怡然聽之，謂有司何是以謀之。秉教釋者注而若楊宗武兩先生與夫邑之賢士大夫為增修之舉，夫風雲月露非吾才也。恢張博誕非吾意也。編年發明非吾能也。第踵故牘而整緝之缺者補

楚雄府志

卷之

五

為斷者續焉。訛者正焉。未存者增入焉。反覆搜核務期於詳而有微闕。卷雖然而後止焉。非敢謂志自我心也。聊以興已往之故實而置後來云爾。是為序。

大清同治十年二年底次己未夏月中院

進士及第知蒙城縣事頤陽田本沛撰

原序二

邑侯田華石先生以名進士起而為吏。既蒞蒙之五年，百廢俱修。士食其舊民安其堵。乃進邑縉紳與其父老，詢故時所為山川土俗吏績民風。甄名德節其間，變遷因革若存若亡。而猶在人耳目。可法可傳者，曾幾何人。

幾何事不載諸邑志蓋已七十餘年矣乃取前志之缺者增而新之且刪其繁焉凡一切興地規凡令皆與秩章訓秩官人物藝文俱經手訂而論斷之不踰月而志成命予為序予受談而嘆曰於鑠哉侯之舉斯志也其知時之義大矣哉聞嘗考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列國有史春秋而不成亦猶邑之有志至今日而不得不修也皆時為之也豈惟春秋三代之時不可復存唐虞唐虞之時不可復為秦軒者遲也也然秦軒之事未嘗不見諸唐虞唐虞之事未嘗不見諸三代也文也賦也然則今日之志以亦文賦之可徵以助夫運者之理而已矣顧論史家謂司馬班氏父子而外即唐之昌黎宋之涑水猶存遺識豈古今之遠不相及也非

楚雄府志

卷之

也予以為志非難其人與事而知其時之義為難若田邑侯者不可謂知時者與侯視邑猶遠廬也此初望蒙風之淫沓不及知印知夫不及察印察矣凡廢置沿革又不及行將委漢書而藉之日不暇給藉金勒若詢既考核姑與為疑信焉其為亦傳者義彰希矣及茲之年賦理刑清政有餘暇僑伸學士視諸鄉先生都圖里巷視諸閭史閭府其人其事無一不在侯耳目間而猶慮徵者之未必可盡信也又為之辨其異同嚴其筆削斷以古參而一無所借焉殆得以長人者一邑之是非以合於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天下之非不耳信而可遵也哉故曰鳧短鶴長時至而時起嗚呼侯之功大矣而予於此不禁有懷古之嗟焉蒙得居之十年其間以名

賢之表見者僅一莊周後世不詳所自或以歸德小蒙城為同本邑為後
山桑鄉國時無所謂蒙城也不知盤唐時遷殷墟北蒙以蒙為蒙其未
已遠矣史遷通歷山川作史記其以因為蒙人而不書小蒙以別大蒙又
不書蒙澤以別於大小蒙城其為蒙人無疑也今之蒙以唐天竺晴姑更
名耳蒙洹水直通濠梁其基在臨淮蒙人猶過為祀也宋新公存詩云
氏有莊周風前人所考信已悉汝之斷莊周而表著者不少概見耳遠不
其湊明興三百年中甲乙之科者豈遂乏人與何以寥寥也至於宋宣仁
皇后史載亳州蒙城人嘗讀元祐初朝政進君子退小人中外蕭然直與
嘉祐此隆至稱之為堯舜亦古來后德所絕無而僅存其者至今閭閻之教

楚雄府志

卷之

七

猶有遺範奇烈踵至而迭見出人意料萬萬不可及者豈其習尚然與而
揚乎山川之異多拔於婦人也又敬其為婦人而能表烈表見也侯於邑
志之中反覆加詳焉倘亦志在春秋之意乎而予亦竊附游夏之間莫敢
贊一詞而嘆其為知時之美也已侯政既成將令應朝之詔進而列金
衡秩宗之班以觀四方之人才風化臧否得失以大方其志而真僅僅一
邑云爾哉雖然天下者邑之積也前者之不忘後世之師也予不敢伏處
寒陋與杞閔同謂上不得奔走承明之庠拂拭几几以親吳魯之義筆
者於古史之美任吾猶得自茲咸古徵文獻於下邑也不念於執簡秉筆
而公言錫爵者哉 順況乙未夏五月蒙城縣教諭汪作霖評撰

原序三

王朝之典遂以

何哉蓋王者有史以

紀一

代之事郡國有史以紀一邑之事一時典制風尚之所在郡邑之所詳者
王制或略之王朝之所遺者郡邑或詳之惟四外道司互相紀載於以贊
盛況而衰隆庠序所邑之志所係詎不鉅且重於今哉

工審知天縱殫心作則細輔臣之該纂修一統志特頒於宇內郡縣將沿

革山川疆域形勝星野戶口田賦封建聯官學校選舉風俗名宦前

以及仙

藝文咸令

蒐補輯修

府以成

特歎庶哉

南諸邑皆恪

楚雄府志

卷之

八

導

先志修成輯次刊刻而蒙之志缺焉未備蓋纂修當古者

以他故去遂不能以觀厥成也癸丑冬燕趙邑侯奉符蒞蒙以宏通之

才具練達之襟懷不復美政敷民宜於蒙人欲興者無不在之振勵而修

舉人之所欲存者無不在之洗濯而革除即之由陽委布和煦也郊之外

謳歌載孔通也法行卓茂冠乎江淮乃詢縣志未成之由遂冒然嘆曰邑

來大典也纂修

論也列足令喜也吾又孰諉乎哉乃取前修纂者為之裁定決其篇秩微

其文獻鑿之以精心搏之以鴻猷不憚憊倦而必核其詳不惜諄諄而必

求其當復者刪之闕者補之不日而書成乃移書於予曰我其以此仰告

上

嚴倫也幸為我序之子嘗聞著作之難也莫難於作史作史之難也更莫難於作志以班固之才而於志闕焉豈非志以微實不可以浮詞虛飾哉今該侯之志離離焉秩秩焉詳而明簡而該嚴而不略舉而不溢綜之才運之以謝成之以學者倫而有要蓋聖之所不能措者乃為侯之所獨長也以此獻之雷守藏之石渠備乎金匱玉函之篇以為修史者之所資雖曰郡縣之實邦家之光也將以對揚

綸綽其見掌之外史不能揚勵於朝而增重於一代之制作也哉

音

大清原熙十有五年歲次丙辰孟夏月壽喜節旭撰

楚雄府志

卷之

九

原序四

癸丑之秋余不敏奉

采史子蒙為時歲祲軍興持檄必索賦稅者趾相錯也往來以責為粟者踵相接也并廬無升斗之儲而津鴻且敬敬也邾邾有戎焉之禁而赤子咸皇皇也余不敢晨夕括括任其艱難恒其疾苦殫心力哉豈身安定焉雖有他務未遑舉也於是人有為余言纂修縣志之役迺廷特行之典前人未成其書然欽奉

諭屢屢

命襄盛治宜容緩乎余迫於撫綏而承有以應也迫於令眾人之望眾目

朝 工 床

以盜郊垌日以靜而黍稷種稔且日以登民咸安予之教令予亦得以獲
存將是也廼延向之聘語纂修者何吳二君及學博施君邑之縉紳長者
耆於之卓邇有學行者相與廣搜博採編訂務嚴志夫沿革疆域星野雜
郡國代更夫才代異其原隄星度今猶昭昭也志夫山川形勝北蒙之高
峙渴沆之淮潏今則山高而水清也志夫戶口田賦煙火萬家而今益蕃
征賦比年而今且無逋也志夫或官名宦星昭麟次而崇陰奕樸者今則
堪師也志夫學校選舉俊逸彬典而碩幹王國者今則不乏也志夫前賢
之卓犖茲孝之行成則芳躅振乎千秋貞操凜乎百世者今則流風猶未
歇也志夫藝文則南華秋水之篇東坡章台之作今仍芳華照人也余為
楚雄府志

卷之

十

補前志未備核前之未蒐續其缺畧增其事蹟論定不溢於行實是非不
謬於輿論務其一邑之信史是以對揚

聖

天子纂修之盛典而已矣若夫邑乘以紀編年之書謗裁衣釋筆削之義
又欲置之石渠藏之名山匪証則信矣余不敏方慮政化之未浹而安足
吾民之未逮也敢冒昧以附於作者之林也歎哉

告

大清康熙十有五年歲次丙辰夏五月端陽之五日

文林郎知蒙城縣事燕趙裔昌題於清燕堂之午牕

余蒙吏也讀蒙志其文雋潔其音艱深而竊嘆其空在失於荆藤也今
 詔修志書傳檄而下至於蒙邑邑使君抱牒而過屬余為政余自惟枯腸
 儉腹既不能藻飾鴻篇又竊料首肯齋頭克克自全復不能效先台故事
 為共事諸君割奉設箸以次捧腹也固辭而聘邑中名宿吳何二先生孰
 管從^事既經應城陳公懌於前又任蕪山趙公於晏席遂合蓬牕馬首問
 潤色而裁定為書既成而予得讀之不覺喟然曰昔宋祝穆著方輿勝覽
 明葉文莊謂其無以詳利害勸戒雖有之無益明志權輿魏後氏續成
 于夏忠諫累朝參訂而一統志始成楊用修猶有網疎目濶之譏甚矣作

楚雄府志

卷之

十一

志之難猶難於作史也今該此志其山川土田戶口錢穀風俗人物典故
 災祥條分縷晰燦然在目則見夫湯湯而流城下者潏之川也工罔例而
 下吐靡則懷表之警時告也芒芒而瀰原隰者北蒙之坑也朝憂旱而暮
 恐潦則恐咨之艱日詢四鄰之田不為貧殖問家之富者^數以對年豐
 剛柔死年凶則全死也甚非積貯之善也百年之間絕無顯宦問士之貴
 者紀歲而賓歌鹿鳴者問出籍南宮者難繼也甚非邦家之光也而且田
 者莠而未盡闢也山多童而樵不採也泉多涸而魚不網也雀因鼠牙之
 不克而擾亂我婦子也凡此者不可謂蒙之利也皆其僻瘠之害所不能
 驟變者也所幸者莊台蝶史風流木欵則百里之內窮弊常賴有賢侯矣凡

聖

鸞鳳而不見鷹隼也元祐宣仁能徽猶在則山川之靈亦偏鍾於閩門矣
為橋木而不為之蔓草也而且版籍法也賦稅供也家塾黨序濟濟也無
山可嘯無藪可聚也推埋暴掠者不容也凡此者則蒙之安享其利獨稱
梁土而併忘其反是之為害也於其害則戒之戒之而著於志於其利則
勸之勸之而著於志綱舉目張既詳且約上以佐

世之卑書不以備一邑之文獻後之人該是者庶不為葉楊二公之論謂
予嘗是是判溪之勝吾不愧矣法以質諸君子為開卷之高矣

皆

大清原熙十有五年歲次丙辰夏五月

楚雄府志

卷之

十二

蒙城縣訓導黎范施增題於西園清署

原序六

粵古疆域殷繁風習錯雜聖王欲周知其政治風教之所係乃聚於方獄
探其詞而列其風掌以史氏邦國雖眾其典制習俗俱可考而規也迨後
地將不行而列國之史興焉用以紀一道同風之典吟賦坦阻之殊以及
約稼貢琛風俗食貨之間莫不載當時之政令民情淳漓備觀覽而待蒐
羅於是麗邑皆有其志願義蓋宏遠矣吾蒙為地最古縣志前明吳
文成邑侯修之及我

國

朝田華石邑侯又修之咸因故績新不煥遠搜博稽沿革而信稗史之說

賦役而仍勝國之舊列吏績而不表存名臣先賢樸而後序存選舉謝者
無不嘆其論定任情於筆削之義願焉比者奉為纂修郡縣志之後故字
內皆聘儒成方正蒙志明備之一時也不得名哲為能勝任而愉快者
城陳邑侯謬以諱與何君名其為又編次以禮他辭而不獲書其成而侯
去令甚也趙邑侯量其事後以編次命生以禮他辭而不獲書其成而侯
其不忘也地微諸載藉詢身故老庶羅衰輯一典而必詳其源流一事而
必紀其始終一人而必籍其生平閱略者必增焉湮沒者必彰焉外錫者
必訂焉惟茲就就存不失實不忘載不溢美可以信之自心可以質之節
人可取以之汝而無非也幸於趙邑侯擅著作之材具昭曠之鑒天濤颶

楚雄府志

卷之

十三

卷風著藝苑乃存以裁定文辭蓋禮諸所列諸體要精詳庶幾龍門扶風
之孰而未墜也以此 庠命上諸史氏載政治而備風俗於古昔陳詩
登風之儀宜有殊哉 康熙丙辰夏月邑人吳道偉撰

原序

壬子冬

聖

上允聞臣請修一統志委令天下郡邑若志其地之封境民物田賦風土
官守學校典秩以及人物文章之表表當代者彙著全書上之天館以備
採擇撫憲藩臺仰承

綸

綸嚴檄郡邑志急為修輯復命訪求博採典故通曉時務者任其事時邑侯

左城陳公以幣請吳君道謙委以編次而并命序其厥事焉其謂邑有志
猶國有史也昔班固曾人書為十志志實出於史然江淹以為修史之難
無過於志鄭樵亦云志者憲章之所賴必考於典故然後能為甚矣志之
難言也劉子元凡書有十品而郡書地理書居其二汝世郡邑之書最尚
者之然郡書也地理書亦若者體郡書詳於人地理書詳於事事取其詳人
取其備必記載一方取資筆削是志於史又相為表裏者也志何可易言
而責何可易副乎况蒙雖十室筆程多極者正不乏人而何羨味以余
者謬任其責於是辭以再三而終不獲命乃隨吳君之說取其書而商確
焉竊見蒙之有志重修於田公今二十餘年矣其間缺畧史記而急待增

楚雄府志

卷之

十四

修者何可勝言耶爰是料堪酌取舍必出於志慎而不致輕本於至公而不敢
徇事必期其至是而無非理必期其至當而不易志境界而道里廣狹規
置隸然昭然以見也志民物田賦而戶口購某生殖繁庶與五穀之出入
於明可曉也志風土官守而教朴之遺甘棠之澤猶存存人也志學校典
秩而揖讓之容俎豆之陳以寓諸目也志人物而尚賢遺事幽閨芳聲令
人可歌而可泣也志文萃而宸藻輝煌先儒論著又令人可泣而可歌也
書院殿上之府移建藩臺呈於樞憲皆蒙許可其異詞逆意令刊刻用書
永久云何陳公能徂去歷今三載未付剞劂以故是編雖成而猶不得為
成書也幸邑侯趙公金臺在蒙由司訓而補令蒙邑為政識大體惟以當

務為急急見茲編尚未刻恐其久而散亡或致事蹟湮沒而家之文獻
無以徵於後也乃詳加纂定往購善工於白門不惜重費登於梨棗而蒙
志於是身乃有取者然則夢夢志之得為於書也非我邑侯之功而誰之功
哉我侯可謂知先務也歟蓋嘗論之蒙江淮之衝藪荒壤雖不如通都
大邑擅山川之盛誇郡令之雄為古聖先賢所處然高人達士往往寄跡
焉故南華一書侯老氏之脈而借百家之妙實為蒙同閭之人至於少
伯中散輩雖不產於蒙而流韻亦存焉者自是而後代有傳人獨惜
其著述湮亡而考其遺者不數見焉蓋無徵而不信也宣仁世中竟辭幾
為千古后德之冠而迄今閭閻中稱烈士節之最奇者指不勝屈其亦本高

楚雄府志

卷之

十五

后之聖德而出之者耶何坤教之獨隆耶抑金_史有感焉蓋自蒙莊之教
於百世之上而千百年來闢吏之風而興起者比比也至於退而修先
王之道進而建伊尹之業者何以無人為嗟夫學漸不正而事功不真也
又矣學者欲取聖賢之忠孝廉貞冰淵永生漆園之鄉而雲霧為茫洋
恢誕之學虛則立德而出則建功澤被生民讀者與冊俾後世讀其書而
仰其烈者微獨增輝於邑乘抑且有光於國史則余之急望於後人也
大清康熙十有五年歲次丙辰仲夏邑人何名_為題